

近日，看到晚报多次做关于“垃圾分类”的整版报道，还召开座谈会，鼓掌称好之余，想起当年我们弄堂里卖废品的趣事。

那时，我是废品回收站的常客，那里几乎什么都收：废铜烂铁破布头、鸡毛鸭肉骨头、旧书报纸碎玻璃。后来，我发现，中药房还收桔子皮鸭肫皮、甲鱼壳乌贼骨。长宁路476弄口的那家废品回收站和“泰山堂”中药房成了我们攒零花钱的希望。

碰到家里杀鸡，我总要叮嘱父母，千万别把鸡肫皮剥坏。剪开后的鸡肫有点腥臭，要将皮剥离那张黄灿灿的鸡肫并非易事，需细心和耐心，剥下的皮还要在太阳底下晒几天，才能晒得脆脆硬硬的，才能拿到“泰山堂”去卖，得两三分钱。

再说鸡毛，开水烫鸡毛后，我总是从脚桶里一把把捞出鸡毛沥干，因为废品站的大胡子老头，一见滴水的鸡毛，远远地就挥手赶人，让你回家把鸡

毛晒半天再来。有时，为了一捧湿鸡毛，我打着赤膊在烈日下来回奔波四趟。但卖掉的鸡毛也只有一分钱。

我蛮喜欢母亲买乌贼鱼回家的，乌贼鱼里一块长长的香蕉形骨头晒干后，中药房也是收的。母亲洗乌贼鱼时，我就在墨墨黑的水里摸出乌贼骨。印象中一只乌贼鱼骨也可卖一分钱。

有次，我与弟在中山公园游玩时看到其他小孩在树干上捉知了壳，一问方知，知了壳虽然也可卖给中药房，我俩欣喜若狂，开始在一棵棵树上觅宝。知了壳很轻，我把上衣脱下来结成包袱状，一个下午竟收获了一百多只，我俩兴高采烈地将壳拿到“泰山堂”，穿着白大褂的店员，抖开了我的包袱，仔细辨“货”，见不少壳上有泥土，便丢给我一块湿揩布，让我揩净。我俩正在角落“揩壳”，门“吱”的一声开了，几个头上冒着汗的赤膊小子拿着个纸盒，装着大半盒知了壳来卖。见他们顺利过秤，我起身凑了过去，一看，他们盒中的壳果真个个清清爽爽，原来，他们也是退回去揩干净再来的。那天，揩干净的知了壳卖了

五角钱。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

金秋时节桔子上市了。母亲不让我多吃，说桔子是热性的。可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巴不得一下子吃完所有的桔子，因为剥下的桔子皮晒干后也可卖。起初，我不懂。见桔子皮就晒，用篾箩摊好桔子皮，天天拿进拿出，晒了A面晒B面。晒干后直奔“泰山堂”。后来才知，中药房只收薄皮桔皮。

母亲从长支菜场买回一只野生的老甲鱼，全身黑绿。吃完老甲鱼，我把布满菌纹的甲鱼壳洗净晾晒在窗台上。没过几天，一个拎着麻袋的老头来回转悠在弄堂里慢条斯理地吆喝着：“收鸡肫皮、甲鱼壳。”我忙爬上“老虎窗”将晒在瓦片上的甲鱼壳卖给了老头。

记忆中，卖过的废品还有读过的旧书、蹄髈的骨头、牙膏壳、各种玻璃瓶、破鞋子……

那些卖废品得来的零钱都花到哪里了呢？除了买些棒冰、雪糕、桃片、盐津枣等零食外，还买过一分一张的各类小宣传画。在那个崇尚革命英雄人物的时代更多的是买了不少英雄人物的连环画。当然也少不了为自己买些

黑色星期一？对的，没看错，就是一不是五。

黑色星期五关我们什么事呢？这里的星期五多好啊，愉快的周末来了！

反倒是星期一，别的不说，就看路上那个堵。钱多事少还路近的不知有几人，对于上班路远的我辈，就是一个黑。十年前只要半小时的上班车程，这几年来从45分钟到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也快常态化了。

黑！黑压压龟行的车！黑！车里的黑心情和黑脸色！要命的是，上下班路上还一个光景，这星期一能不黑吗？

但是，班要上的，会要开的，交通规则要遵守的，老是迟到是说不过去的，早点再早点出发也没用，不走高架走地面也是屡战屡败的……

怎么办呢？大师们说，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可没说是路程啊。我们永远在路上，好像也不是这个

洗白黑色星期一

蓝山

路。朋友同事说起这个话题，不是抱怨就是同感，还有同情，深刻的就扯到管理了。

不是说老天给你关上一道门，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吗？行行重行行。这窗，在哪儿呢？

听新闻？可是闻而新不了，不但已有了而且早有所闻。听音乐？天天听张国荣们，有百听不厌的吗？古典乐？是不是有点违和？感觉不是委屈了巴赫就是憋屈了自己，那个也许真需要情境心情的。

又到星期一，敢问路在何方？无奈中，一个声音悠悠响起来了，循声侧耳，原来是手机里一直关注在听的一个讲座课程，不知道怎么又打开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只是一个键。从此，上车

系保险带的心情也是欣欣然的，甚至有些期待，又可以听某某人某某媒体的系列讲座、精彩时评、优质课程啦……被传道授业解惑，只要你学而不厌，人家就诲人不倦。虽然星期一的路，还是堵，但，行路难又何妨，只要一程又一程，车里有此声，一路行必有我师。这样来看，人生的过程倒是跟路程有点关系了。

想起有人请教爱因斯坦什么是相对论的小故事，他说，当你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坐上两个小时，你会感到好像只坐了一分钟；但要是炽热的火炉边，哪怕只坐上一分钟，你也会感到好像坐了两小时。原来堵车时间的长短也可以是相对的，关键看心情。

话说老祖宗的智慧还是不能忘的：“守经达权”，真的要学会坚守原则而能变通。“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洗白星期一，也是一学一习一权一悦吧。



1914年7月，《四川公报》特别增刊《娱乐录》在成都创办发行。这本半月刊文艺杂志，是四川新文化最早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主笔及编辑为四川文化名人吴虞、刘觉奴、李劫人等，所载作品不仅为娱乐文学，亦多能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丑恶，在众多报刊中独树一帜。刊物共设插画、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时事小言、游戏文、艺坛片影、剧本、文苑、余录、灯虎等栏目。

“灯虎”（灯谜的别称）中不仅刊出当地谜家创制的谜作，也能窥见当时成都灯谜活动之一鳞半爪。如第十九期上《函庐第一次春灯志盛》载：“花朝青羊道院中，函叟春灯社集诸友小饮。”文中抄录了十余位到社谜友的芳名及所猜的灯谜。我们来看一些谜例：“捐馆舍”（打《诗经》句一）“终三十里”，“捐馆”旧时作“死”的委婉语，如《红楼梦》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故可猜“终”，“舍”古代指三十里，谜底出自《周颂·噫嘻》；“合”（打四书句一）“人之同心也”，谜面可拆作“人、一、口”，而“一、口”正在“同”的中心，谜底见《孟子·告子上》；“无”（打《周易》句一）“无初有终”，“无”的起始和“有”的最后分别为“二”和“月”；“秀才又从来儒”（打《左传》人名一）“士弱”，“士”旧时指读书人，所以可扣“秀才”，“弱”是“懦弱”的意思。士弱，春秋时晋国人，又称士庄子；“辽东家”（打四书句一）“窃比于我老彭”，谜面典出《后汉书·孔传》，东汉大将彭宠跟随刘秀打天下，没得到重用，欲起兵谋反。幽州长官朱浮致信于他，说有个辽河农夫因家中生了一白头猪（豕），感到稀罕，就想去进献给皇帝，可走到辽东一带，发现那里白头猪遍地，便打道回府了。彭宠你就像那个农夫。谜底出自《论语·述而》，这里将“老彭”借指“彭宠”。杂志其他各期还分别刊出了《函叟度词》《果堪度词》《剩斋灯虎》《虎林录》等，每篇都有数十条谜作，都堪称是珍贵的川蜀谜史文献。

《娱乐录》的主办者系昌福公司老板樊孔周，字起鸿，华阳县（今成都市）人，曾习科举，为增生。他是清末民初四川工商界头面人物之一，后人称为“川商奇人”。他同样雅好灯谜，曾创办谜社“二酉山房灯社”，亦有谜作传世。民国初年亢聘臣所著的《纸醉卢春灯百话》中，介绍过不少他创作的灯谜。可惜在1917年6月，他就惨遭督军刘存厚暗杀，身中多弹。巴蜀奇才刘师亮还撰有一挽联“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不仅表达对樊的悼念，更是对反动军阀的鞭挞。



乡下老房子的院里有棵老树，三十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硕大无比，因奇高，周围无同高之树。

这是棵梨树，有它存在，院落里便有了精气神。虽不常来这栋老房，可每年吃梨子时，总会挂念树的好。今年春来得晚，年后来老房，整棵树还是冬末叶落殆尽的姿态。但在春风的感召下，才几日未见，豁然发现它欢畅活泼，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枝叶。院里飘起了清凉的梨子花香，经久不散。

听父亲说，这棵树从不让人费心，生长全靠天。下雨天，它喝得饱；天旱了，它亦能扛过。因离城太远，父亲几周甚至个把月才去一趟。浇水，扫叶。有人照料时，树自然滋润，可孤零零时，树也自得其乐。父母喜喝村里地下的泉水，每次来，都会从树旁的井中打水回去。心里便想，院里的树根本并不缺水。靠天降雨，靠地有泉，满足对树来说，其

实很简单。就像父母一生勤劳，却不从奢华，只要幸福度日，便很满足。幸福与满足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时的我，在列车上正去往最美丽的地方，这一次，不再只低头看书，而在于静静欣赏窗外最美的风景！

母亲腌的白菜在我们村是一绝，从叶到柄都是黄灿灿的，放进油锅炒时，香飘整个村庄，引得村里的小姑娘和大婶常来讨教。其实，腌好白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古话讲，一丝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一饮一啄，恒念物力维艰。为了腌好菜，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经常忙到半夜。先在晒好的白菜里放些盐，并使劲用手擀好，再一层层放进坛子里面，每码一层撒一些盐，每一层都要用手压结实，直

美食

满足的树

李俊杰

了，它亦能扛过。因离城太远，父亲几周甚至个把月才去一趟。浇水，扫叶。有人照料时，树自然滋润，可孤零零时，树也自得其乐。父母喜喝村里地下的泉水，每次来，都会从树旁的井中打水回去。心里便想，院里的树根本并不缺水。靠天降雨，靠地有泉，满足对树来说，其

实很简单。就像父母一生勤劳，却不从奢华，只要幸福度日，便很满足。幸福与满足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时的我，在列车上正去往最美丽的地方，这一次，不再只低头看书，而在于静静欣赏窗外最美的风景！

母亲的腌菜

桂孝树

变化，舀出多余的卤水。经过一段时间，白菜从外形到“身心”完全告别了原有的状态和色彩。一到开坛的日子，白菜变得黄澄澄的，芳香扑鼻。

那一坛坛腌菜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春天的四季豆，夏天的豇豆、黄瓜、辣椒，秋天的野葱、酱豆，冬天的白菜、萝卜都是

资深美女

张林凤

的五味杂陈。

论说“资深”，应与教授、学者、专家有关，曾几何时，“资深”也开始与“美女”搭配使用。多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我领受了突如其来的“资深美女”头衔，诚惶诚恐。自懂事起，从未被人称过美女，老之将至，倒被冠以此称呼，心跳加速了几下。

“资深美女”是善意的调侃戏谑，发明此词者是幽默的智者，吉光片羽便直抵人心，想必被称呼者不会有反感。但若以年龄的资历、资深论及美女，“资深美女”势必更夺人眼球。古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诗中的这位佳人，绝非“资深美女”力所能及。

小众范畴的“资深美女”还是令人欣赏仰慕的。85岁高龄的金桂老太，有“资深美女”风范。文友相聚，她将自己的诗文做成书签赠与大家，满满的少女情怀。她，7岁颂《诗经》，9岁背《论语》，11岁读《鲁迅》，13岁第一篇稿件“无刺的玫瑰”在

有六张床的舒缓病房，只有“小陈”意识清醒，能自行走动。因为她的人住，“舒缓”了沉闷恐惧的氛围。我等陪护家属，深感疑惑，就“小陈”这样的状态，怎么也入住舒缓病房？护工告诉我们，“小陈”其实是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她来日不多。原来，遭遇病魔袭击的“小陈”，即使生命进入尾声，也要坚守那份属于她的美丽。

可能，美丽的“小陈”惹恼了死神。一日，她不可理喻地闹着要吃西瓜，被众人阻止。隔日，我再去探望母亲，发现“小陈”的床位已空荡荡。听说，她趁护工洗衣的间隙，不管不顾地吃下一大块西瓜，诱发病情加重，第二天，就因并发症抢救无效，令人唏嘘不已。

有网友说，当“资深”与“美女”相逢，丝丝皱纹里亦荡漾诗意无限。金桂与“小陈”当属其列吧。

《申报》发表。她与丈夫是姐弟恋，两人携手走到金婚，丈夫的宠爱依然如故，连儿孙辈都赞赏她的恣意洒脱。

“请称呼我‘小陈’”的陈老太，也有“资深美女”的情愫。那是母亲住进“舒缓病区”的日子。那天，七十多岁的陈老太入住，人们叫她“陈阿婆”，她郑重其事地纠正：“我没这么老，请称呼我‘小陈’。”过后发现，她的举手投足，果然有特点。比如，她不愿穿病号服，一定要穿自己图案美丽的睡衣；洗漱后，一定认真地涂上护肤霜；即使靠在床上，也要将头发梳出造型。年逾八旬的丈夫，每天来陪她，为她带来换洗的睡衣。丈夫坐在她床头，让她依偎着说悄悄话，给她喝水吃零食，搀扶她散步为她按摩。

有六张床的舒缓病房，只有“小陈”意识清醒，能自行走动。因为她的人住，“舒缓”了沉闷恐惧的氛围。我等陪护家属，深感疑惑，就“小陈”这样的状态，怎么也入住舒缓病房？护工告诉我们，“小陈”其实是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她来日不多。原来，遭遇病魔袭击的“小陈”，即使生命进入尾声，也要坚守那份属于她的美丽。

可能，美丽的“小陈”惹恼了死神。一日，她不可理喻地闹着要吃西瓜，被众人阻止。隔日，我再去探望母亲，发现“小陈”的床位已空荡荡。听说，她趁护工洗衣的间隙，不管不顾地吃下一大块西瓜，诱发病情加重，第二天，就因并发症抢救无效，令人唏嘘不已。

有网友说，当“资深”与“美女”相逢，丝丝皱纹里亦荡漾诗意无限。金桂与“小陈”当属其列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